

一九三二年

生活

第四卷
第一—廿六期

活生

本訂合卷四第

石稿
一九三二年
於申江。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月十年一十二國民

生活週刊第四卷上卷分類總目

(註：目下數目字指頁數)

小言論

喂！阿二哥吃飯！

一位不嫁的女書記官

醋味深重！

自己的未婚妻

以後誰娶黃女士的便是Hero！

發了一夜的財

男權掃地

不願意的女同志

柏林大學找不出這位博士！

同德國的跳腳老太婆賽走

不好意思聲張的事情

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賢夫人

吃了耳光不敢作聲

貪官污吏的好成績

不潔之癖原來是精神文明

門房代理校長

幾句刺耳的話

潘老太太與中醫

這位『跑腿』同志說得傷心

死後如何？

貓賊？狗賊？

募捐提倡做死人

一位女同志的糗事

半個腦子

糊塗蟲很認真

專論

交幾個患難中之朋友

模倣

掙扎

民衆

我們憐惜黃慧如女士(上)

我們憐惜黃慧如女士(下)

我們的根本信念

什麼人都可以進去的大學校

看看美國的真相

英美日三角戀愛

中美通婚的研究(上)

中美通婚的研究(中)

中美通婚的研究(下)

建設

大人物

監察

人人可以有兒子

也有困難

飯桶教育

專講『應付』的中國人

福特

我們今日所最需要的是什麼？

在一條很長的獨木小橋上旅行

我們對於節育應有的態度

中國文明何時可與歐美並駕齊

驅？(上)

驅？(下)

過渡時代的分居問題

中國人放在外國銀行的錢

公

客惜不傳

事業與修養

高興

靜

弗識相

關於一雙舊襪的懺悔

中飽階級

辦私

盡我所有

在二十世紀做一個人

態度

總統

立法院擡升『倒老爺』

欲望

淘汰

無若有

師友夾持

雜文

生活週刊究竟是誰的

祭朱君雨軒

一位日本夫人的話

爲秦女士說幾句話

組織互助會的進行辦法

處處打動人的心弦

笑嘻嘻

觸目傷心

在在得到觀感的利益

由睡覺的電燈做起

人物評述

土耳其其全國老幼同做小學生

這纔是我們所希望的

職業與學問

印度

兼差兼薪

由梁任公的追悼會而聯想到

俄的葬儀

答復一封嚴厲責備的信

改造夫人

夫婦公司

想念薛女士的這麼多

新女子最易上當的一件事

徐公橋之空前農友聚會記

靠得住和靠不住

隔壁一位大少爺

極公平透澈而有味

大學畢業生之出嫁者

拯救土耳其其於危亡中的凱末爾

拯救土耳其其於危亡中的凱末爾

拯救土耳其其於危亡中的凱末爾

通四國文字的十三歲大學女生

販報童子出身的胡佛當選了

不可一世的政治家八十歲了

盡瘁於農村教育之武君鑑衡

女國會議員

美總統兒子開始工作

潘良玉女士和她的畫

黑暗中的光明

名人與母校

影戲迷做了女主筆

隔著大西洋說話

伯爵夫人經營洗衣業

名人的面孔

兩位敢說話的硬漢

老頭子轉新念頭

胡佛夫人

法國外長白里安以未做水手為憾

學術界失了一位導師

功成恬退的一位名將

想點新花樣出來

中國在電報學上的空前大發明

大罵學校的當代文豪

鞋匠師傅做了總統的顧問

內外夾攻的牢騷

替人記賬簿抄貨單的當代文學家

蕭伯納的夫人

諾貝爾獎金的創始者

精誠感動全印度的甘地

笑逐顏開的法國杜麥爾

如此起勁的幾個老頭兒

堅苦卓絕的甘地

書報介紹

新聞記者是不戴帽子的皇帝

『真美善』的女作家

非僅婦女問題

介紹費女士的幾篇文章(上)

讀胡適之先生譯的『米格兒』

介紹費女士的幾篇文章(下)

健康問題

天真爛漫的美

健康的美

完美的背

冬季的健康問題

美的體格

男性之美

健而美的賽麗女士和中國人賀年

越冷越起勁

一九二八年一位最健美的女子

由體育中得來

六十三歲不像老太婆

保留美麗的母親

厚背粗腰奈何

看看她的肚皮

二十老而三十美

短篇零簡

一席有趣味的訂婚酒

八百尺長兩個腦子的動物

馬馬虎虎

陸上游船

中國的飛行家和他的新夫人

六萬人如無人

很有趣味的一輛馬車

越越武女

錢

由慈悲而雙戀

坐享

過不慣帝王的生活

太沒有道理了

男女青年的社交

免得難為情

一個小巧妙

沒有手的汽車夫

木豬頭

世界上的破天荒(一則)

船上看見的一位法國太太

外國的黃包車夫

環游世界

雪峯上的旅館

大同婚式與太極婚式

兩歲的游泳家

世界上的破天荒(一則)

世界上的破天荒(一則)

『像人』

陪她女兒到交際場中去

一個袖珍共和國

到棺材先生家裏做客

德國的『黑暗森林』

世界上的破天荒(一則)

沒有兒子那裏來的孫子?

荷蘭的日光工廠

擠出去

世界上的破天荒(一則)

墨索利尼無可如何!

十個義父

父風

用不着在窗裏偷看了

兩位老婆婆的話

蘆葦與文化

可敬的老司務

白宮中的小把戲

壯美的永久存在的人生觀

壓迫與奮鬥中的德意志

湊巧

阿木林紀念碑

在廣西兜圈子

嫁後的同學們

恍如隔世的半頁舊賬

攻擊

世界的破天荒(一則)

強盜一變而為小說家

在海外懸念祖國的黃柳霜

審美觀念

親歷

小車夫講的大道理

日本炮的示威

不堪回首

舊道德觀念下之節儉

對夫人實在覺得抱歉

雋永語

不但你

他看起來

心裏如何

得意洋洋

國外通訊

(英國)

倫敦的警察

征帆回憶

俯仰今古

眼淚往自己肚裏掉

(美國)

中國人所恨者

美國普通人對選舉總統之態度

生活週刊第四卷下卷分類總目

(題目下數目字指頁數)

小言論

急來抱佛脚是來不及的！

令人敬仰崇拜的女接線生

積毒的心理

貓捉老鼠的新聞記者

阿貓阿狗的成績

奴性十足的舞弊本領

我們只得佩服文明國的法律！

看了孫總理國葬典禮影片

最後的保障

中國人只配走後門嗎？

無恥

『人家要笑的』

傻子太少

白忙了一頓

愛多爾

也許是能力的表現

拉拉長

偷偷捏捏的大學教授

不過被瘋狗咬了一口

一封萬分迫切求救的信

雖死何憾？

幾個特色

無可如何的抱歉

多麼爲國爭光的教育局長

磕頭運動

夜大學

太過火一點兒了

什麼事不可能？

腳踏虛地

無所不專的專家

羣衆的力量

離散猶榮

封建制度到底什麼意思

在革命過渡時期中國人應有

之覺悟與努力

建設聲中之『維新』錯覺

解決問題

問題解決後的心境

愛之適足以害之

智識階級

忘名

絕對靠得住的是誰

最近旅行歐美的感想

骨鯁

徹底懺悔

一輛鏽的腳踏車

專業與修養

靜悄悄地想

春蠶到死絲方盡

厭世心理

消極中的積極

人格的美

潔德

土耳其嚴厲對付搗亂的西報

專論

記者

社會風尚所構成之潛意識

鄉下人並未頑固

饒鼻

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迷

北遊餘影

女教員

打開金陵女大校刊看看

惆悵不盡

老子是另一回事

吮吸全國的脂膏

平民化的貴族生活

改良過的一張請柬

一位簇簇新的朋友寫的信

未曾奴化的新疆

金陵女大畢業生中的奇才

墨索利尼搗亂

英國總選舉中的家事

第一次經驗

中國建設鐵道的速率

硬性讀物與軟性讀物

一段值得介紹的婚姻

兩看的比較

英國工黨內閣的試金石

教然的到鄉間去

可恨又可笑的一團糟

辦事能力的比較

中學生的國文常識

官吏的顛頂

分工合作

一隻貓兒

阿兄仗義

理想中的人物

杜威對於新中國的言論

盲進

害到外國去了

究竟是誰的罪過？

一位知縣老爺親吃的苦頭

特別腦子的資本家

審慎

狼狽

乘飛機所得的經驗

我們只有一百廿分的慚愧

力量

不亦重可慨乎？

剛回國的『格索林』先生

你打算活到幾歲？

實際的幹

深刻的印象

二十年中建設的青島

讀工業統計

一場渺茫

悔不當初

南滿路上

遺恨

妝飾問題

殘稿

免得誤購後悔

挨罵

排山倒海

甘地的救國方案

兩字打勝仗

人物評述

甘地的土布政策

雙子救國

過探先生

我們想到

伍廷芳先生之後

甘地給與我們的印象

那樣富也無可如何

又引起國際注意的安斯坦

夜裏九點鐘後的德國外長

女科學家最近重要發明

照耀世界的五十年紀念

手創新國的大學教授(上)

手創新國的大學教授(下)

在歐洲最受崇敬的一位政治家

英國新內閣的女部長

西藏地理的權威者

麥克唐諾為何如人

麥克唐諾的女兒

海定給我的印象

樂在其中矣

安斯坦畫像記

新而舊的白里安

墨索里尼的內閣會議

德外長史特萊斯曼之回憶

極怕新聞記者的文學家

動機

剛強如鐵的史諾敦

蒙古地理的權威者

書報介紹

介紹一本好書『棘心』

介紹好讀物『新月』

介紹好讀物『親子應否』

別居問題

三〇五

健康問題

三〇七

三〇六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守門巡捕的民族思想

大學生的常識

心理學界的新報告

一千萬圓以上的留美學費

一生所得着的真好福氣

維種問題的交涉

蘇俄的電影

『誓死不用日貨』

德總統與登堡做電影明星

國難中的嬌弱女國民

汽車上的一幕滑稽劇

天才

坐食山空的滑稽

飄零

忙中的成績

風行一時的赤腿

僅見

例外

偌大的家產

至性

不可思議

獅子總理的獅吼

驚弓之鳥

隨便

說話

國旗可以借用嗎？

竭力設法

美國男女教員之比較

『僅見』後的應接不暇

對於各鐵路車站一個小建議

懷念

要點

可記

宏願

無能為力

樂園裏果樹的枝頭

倫敦夜裏

一個喜信

國外通訊

(日本)

含羞忍痛的五三

變態的犯罪

嚇了一跳

壓倒

一張電車票

領津貼吃吃喝喝

日女的忽落

強盛之基

獅子總理

到中國去

綠蔭芳草

拉小車的博士

良心上過不去

江島記遊

海水浴

涼快的一夜

空中怪物

求緣

貞操與及格的交換

咎由自取

破天荒的法庭滋味

火車上的見聞

嗚呼田中

開做一團

三〇四

三〇六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始創年四十國民

者行編

社刊週活生

口路龍環路龍華海上

九一八四八 話電

部內註標郵實政國
登政冊局商業府民

活生

期一第 卷四第

券立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行發六期星逢每

期二十五年全
角五圓一費郵速國
圖四外售零
二分三份每

年七十國民華中

版出日八十月一十

小論

喂！阿二哥吃飯！ 紹齋

在下有一位性情特別敦厚的朋友，綽號叫做「老漢」，我和他的許多朋友，從來沒有看見他動過一次火，也許他一生一世不會動火的！最近我總由他自己嘴裏知道這位「好好先生」和他的包車夫大實行其「平等主義」。據他說，他在家裏的時候，他和他的夫人以及包車夫阿媽等等都一桌吃飯，各人自己添飯，他自己呢，冬天出門的時候，到了一個目的地，就把身上穿的呢大衣立刻脫下來穿到包車夫的身上去，備他禦寒；出來的時候，再由包車夫身上脫下來穿到自己的身上去。

我問他你叫貴車夫什麼，他說叫「阿二」。我又問他貴車夫叫你做什麼，他說叫「先生」。我說你仍未澈底平等，你要澈底平等，如果他年齡比你大，你應叫他一聲「阿二哥」，吃飯的時候，應該叫一聲「喂！阿二哥吃飯！」至少你既叫他阿二，他也要叫你老漢。

我又問他貴車夫拖着車子跑的時候，你堂而皇之的坐在車上，你有沒有時候讓他也堂而皇之的坐在車上，你老漢拖着車子跑，他說不會。我說你仍未澈底平等，你要澈底平等，應該出來的時候你坐在車上，他拖車；回去的時候，他坐在車上，你拖車。

老漢的平等主義當然是好事，任何人不能說他不好。我問他的話，也並不是反對什麼平等精神，我的意思車夫最苦的地方是在灣着背脊梁拖着車子跑，做「圓顛趾的牛馬」，倘若這一件事不能救他，別說你和他一桌吃飯，就是一榻睡覺，也是於他的最苦痛的一點沒有關係。

至於交通方

面也要設法改進。譬如我們固然不贊成人力車，但有的時候，遇着沒有電車的地方，汽車又坐不起，兩條腿又跑不動，於是不得不閉着眼睛坐一坐良心上所反對的人力車。從前胡適之先生稱道吳稚暉先生是不坐人力車的聖人，吳老頭兒曾在報上否認過，可見這件事就是一個聖人，也很難免！我們的意思絕對不是要提倡人力車，而且是十分希望早早廢除這種無人的事情，不過以為要解決這件事，須由國家大刀闊斧的通盤籌算做去，要有相當的職業容納這許多「可憐蟲」，不是枝枝節節一二人的力量所能濟事的。

像吳老先生，雖提出一件事實，說他有一次在唐山和胡先生一同乘人力車赴車站，作為他並不絕對不乘人力車的證據，但是這位老頭兒不喜坐車，喜歡跑腿，這是大家知道的。可是他老頭兒雖勞了他的一雙老腿，在人力車方面並沒有什麼好處。這並不是他的老腿無用，是因為這種以人當牛馬用的事情，要想解決，須通盤籌算，從大處落墨，不是枝枝節節所能濟事的。

本期要目

小言論
喂！阿二哥吃飯！
生活週刊究竟是誰的？
拯救土耳其於危亡中的凱末爾（上）
通國文字的十三歲大學女生
一席有趣味的訂婚酒
祭朱君兩軒
答復一封嚴厲貴備的信
一位英國女士與孫先生的婚姻
讀者信箱
不是軍閥的兒子舅子
頭大身短的丈夫
曹振邦
夏堅白
編者
落霞
一秋之月
讀者

生活週刊究竟是誰的？

編者

生活週刊承社會不棄，最近實銷每期已達四萬份以上，（有郵務管理局來函及回單可憑，）因銷數激增，來登廣告的也與日俱增，大有擁擠不堪的現象。編者有時碰到朋友，他劈頭第一句就說：『好了！生活週刊可以賺錢了！』這

句話很引起我的感觸，就是生活週刊替誰賺錢？生活週刊賺錢何用？再說得直截了當些，就是生活週刊究竟是誰的？要回答這個問題，編者先要說明我們辦這個週刊的方針和態度。

造成人人的一位好朋友。我們辦這個週刊，心目中無所私於任何個人，無所私於任何機關，我們心裏念念不忘的，是要替社會造成一個人人的好朋友。你每逢星期日收到這一份短小精悍的刊物，展開一逼，好像聽一位好朋友談談天，不但有趣味，而且有價值的談天；你煩悶的時候，想想由這裏面所看見的三言兩語，也許可以平平你的心意，好像聽一位好朋友的安慰；你有問題要待商榷的時候，握起筆來寫幾行寄給這個週刊，也許可以給你一些參考的意見，好像和一位好朋友商量商量；你……我們辦這個週刊不是替任何個人培植勢力，不是替任何機關培植勢力，是

要藉此機會盡我們的心力為社會服務，求有裨益於社會上的一般人，尤其注意的是要從種種方面引起服務社會的心願，服務所應具的精神及德性。

一個人光溜溜的到這個世界來，最後光溜溜的離開這個世界而去，澈底想起來，名利都是身外物，只有盡一人的心力，使社會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講到編者的個人，不想做什麼大人物，不想做什麼名人，但望竭其畢生的精力，奮勉淬勵，把這個小小的週刊，弄得精益求精，成為社會上人的的一個好朋友，時時在那裏進步的一個好朋友。

我們深信天下無十全的東西，最要緊的是要有常力求進步的心願。本刊決不敢說自己已經辦得好，決不敢自矜，而且我們常常覺得自己有許多缺點，所堪自信者，即此常力求進步的心願。所以有指教我們的，我們極願虛心領受，

務使本刊的缺點愈益減少，優點愈益加多，不過對於無誠意的斷章取義的謾罵，我們只得行吾心之所安，不與計較。我們以為做人的態度應該如此，辦出版物的態度也應該如此。

中心與鵲的根據上面所說的方針和態度，所以本刊因銷數激增而廣告所得的收入，都盡量地用來力謀改進本刊的自身，由此增加讀者的利益，由協助個人而促進社會的改進。試舉幾個較為顯著的具體的例。本刊初辦時每期不過一張，自第三卷三十二期起，每期加至一張半，價目照舊，其中雖有一部分地位用來登廣告以資挹注，但材料較前增加，固為顯著的事實。材料內容，亦較前更求精警，現在稿費比一年前已增加至三倍以上，也是本刊努力增進『質』的方面的一端。原擬自本期起，包皮紙改闊，包皮紙上用的簽條原用油印，均改用鉛印，現因趕印不及，將於下期實行。此層因銷數之多，支出方面當然大增，惟前用油印，郵寄中途易於糊塗，每易輾轉遺失，為求穩妥計，積極改善，惟力是視。此外自設『讀者信箱』以來，發表於本刊的來信，因限於篇幅，為數不多，而每日收到來信商榷各種問

題的，目前平均總在四五十封以上，其數量且與日俱增，都要分別函復，雖郵資所費殊鉅，而我們盡其所知，或代徵專家意見，竭誠答復，認為是輔助讀者的一個途徑，也是做『好朋友』的義不容辭的一件事情，是我們覺得很高興做的。

上面隨便舉出的幾件事，我們都認為是分內事，毫無自以為功的意思，不過我們的意思是表明生活週刊是以讀者的利益為中心，以社會的改進為鵲的。就是賺了錢，也是還而用諸社會，不是為任何個人牟利，也不是為任何機關牟利。

結論

這樣看來，生活週刊究竟是社會的。

今日人類的知識多是科學的知識；古時人類的知識多是宗教的感覺。科學的知識不服從迷信，對於一件事，要用覺察和實驗的方法，細細研究。……宗教的感覺專是服從古人的經傳；古人所說的話，不管他對不對，總是服從，所以說是迷信。

孫中山先生說的話

模倣

畢雲程

模倣，尤其是民族的模倣，非但不是一件壞事，並且是一種進步的表徵。試看小兒自嬰孩以至成年，無時無地不在模倣，即無時無地不在進步。試就每一小兒之言語行動，稍為留意，便可知其一言一語一行一動多從模倣而來。倘將一中國小兒從西洋人家庭中生長起來，則其人之言語行動必然完全西洋化；倘將一西洋小兒從中國人家庭中生長，則其結果亦必為完全中國化。模倣與個人之關係如此之大，所以一個人到了老年，習慣固定，不喜模倣他人，他自身同時也沒有再進步。甚至於有一部分人

在少壯時期因為不喜模倣，而他們的進步也就劃然而止。

至於中國民族，向來獨立於東亞大陸，四鄰文化比較幼稚，遂至龐然自大，自以為文化至高，而以四鄰民族為蠻夷戎狄，因之自然賦有之模倣性停頓不前，結果成為老大病夫。到了海通初，猶以西洋人為蠻夷戎狄之流，很不屑模倣，而深閉固拒，惟恐不力，結果遂有屢次軍事上之失敗。然而那個時候猶以為洋人的長處不過是堅甲利兵，所以最初

模倣西洋而驟臻強盛，於是始有戊戌變政之發動。

自戊戌迄今剛正足三十年，其間模倣之目的

的屢有更換。最早光緒維新完全模倣日本，後來知道日本係模倣德國，遂希望模倣德國。其標的終不外軍國主義之範圍，其時尚不甚知道德國之特長在於科學。其後因英為君主立憲之祖國，其立憲政治比較

的發達，頗想模倣英國，五大臣考察憲政遂側重於英。而一部分先覺之士以法為思想自由之邦，民權思想最為發達，提倡模倣法國甚力，

革命空氣由此更見濃厚。

辛亥以後，專制餘毒未淨，民主徒有空名；

外有帝國主義者壓迫，

內有軍閥官僚狼狽為奸，

民生困苦益深，幾令人至疑於革命之為禍而非福。及歐戰後資本帝

一席有趣的訂婚酒

一之

前天的晚上，老友勉之到上海，忽然給我一封邀吃飯的請帖。勉之久任某省軍政民政重要職務，這次辭掉一切，出洋留學，路過上海，竟然大請其客。客告勉之：『吾們還沒有替你餞行，怎麼你倒請起客來？』勉之說：『今夜我訂一頭親事，所以請各位吃喜酒。』於是你問我答，知道這位小姐姓李，是上海鼎鼎大名老前輩的女公子。座中一客起來大嚷：『既是訂婚請客，為什麼未婚夫人沒有來作陪？須責成勉之備車親去請李小姐。』勉之無奈，從衆客歡呼聲中，半推半就地，登車去了。始行，衆客還大嚷：『勉之勉之。』

其時自鳴鐘已敲八點，李小姐的家離得很遠，事前並沒有通知，勉之這個差使怎麼辦得了？在下很替他捏一把汗，那曉得不到半點鐘，六七十隻眼睛還沒有望穿的時候，勉之居然捧了一位如花美眷，珊珊而來。那位李小姐，雖然『儀態萬方』，却是『從容大雅』。既沒有擦脂抹粉的俗氣，也沒有金絲眼鏡高跟皮鞋的洋氣，不慌不忙，亦華亦樸，畢竟大家風範，比衆不同。坐既定，六七十道眼波，齊射在一人身上。敬酒，答稱『不會喝。』敬茶，答稱『偏過了。』問一句，很客氣的，很自然的答一句，弄得滿堂大嚷的客人，一聲都不敢嚷，大概一個一個都精神屈服了。內中有一人滿臉笑容，從他極度的鎮靜中，時時流露『魂靈兒飛上半天』的樣子，就是勉之！

聞得勉之準備出洋數年，學成歸來，和李小姐行百年嘉禮。此時快要動身了，臨別贈言，只有一句話，就是『勉之勉之』。



國主義之弱點盡情暴露，而蘇俄忽以其產革命成功，提携弱小民族聞於世界，我民族正在強鄰四逼孤立無援之時，得蘇俄表示善意，盡廢帝政時代所締結之不平條約，於是模倣蘇俄之心遂於不知不覺之間繼續增高。然蘇俄豈真有愛於我？在國民黨獨處廣東時已有操縱把持之嫌，及北伐勢力達到長江，遂有取而代之之勢，先則奪取政權，繼而殺人放火，清其絕俄遂成國是，而大勢所趨又將模倣美國。

雖然我們對於模倣，知道是一種進步的表徵，但我們自己應該有相當的研究和別擇，決不可盲目模倣而忘却創造。模倣

通四國文字的十三歲大學女生

秋月

美國有一位紐門女十Miss Naomi Newman年纔十三歲，最近考入南加利福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可以算是美國大學校裏年齡最小的學生。她雖不是中學畢業

紐門女士



生，但應大學考試時，居然各科成績合格。她本隨父母在俄國，七年前纔回到美國來。幼時教育全受諸她自己的父親，這樣小的年齡，能通四國文字，就是俄文，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這是天才，該大學能不為『資格』所蔽而憑實在的學力

本有自然模倣和人為模倣兩種。小兒模倣全出自自然，而成人民族的模倣，則應當注重選擇。我們覺得以前的模倣出於真正研究選擇者太少，尤其是一般民衆，完全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們應該知道各國的長短，而不應無所別擇。譬如日本人之善於模倣，德國人的科學發展，英國人的自治能力，法國人的自由思想，俄國人的犧牲精神，美國的實利主義，均各有獨到；而日本人之偏狹，德國人之軍國思想，英國人之自大，法國人之浪漫，俄

國人之殘忍，美國人之個人財富集中，均其弱點。我們尤其應該知道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表，和蘇俄為共產主義國家的代表正處兩極端，各有所蔽。美國雖以善待工人聞於世界，而個人財富集中太利害，很少數的幾個人佔據全國財富的大部分，一切政治暗中有他們的操縱，已不合全民政治之理想，況且機器生產為無限限制的發展，而全世界商場有限，終必有一天因生產過剩而投入

世界大戰之漩渦，近來美國擴張海軍，即是一種預兆。同時我們應該知道，現在的不配非笑美國，因為現在的美國人民由於機器生產的發達，確能安居樂業，過一種愉快的生活，所以我們一方面對於推廣機器生產應該努力模倣美國，同時對於機器生產容易發生流弊的可能，一般小工業加以限制；就是對於一般小工業可以聽人民自由經營，但收相當數目的營業稅，所得稅，及遺產稅以爲之節制。同時對於含有獨佔性的工業，到非個人企業範圍所許，而有危害公眾的可能時，必須予以國家資本經營，而以其餘利公之國民全體，即以其為全體國民謀福利而不為個人所獨佔。這樣辦法就是中山先生所創造的三民主義中所含的一種精義。這是孫中山先生於資本主義共產主義以外，為全世界人類所開放的第三條路，這是我們對於世界人類的大貢獻。

十七年十月三十日，上海。

拯救土耳其於危亡中的

凱末爾(上)

落霞

▲泰在一起
▲ha Kemal Pasha)
▲我們要談談凱末爾(Mustaf-

土耳其人原是一種游牧民族，屬黃色人種的北方系，後是中國古時所謂『北狄』，隋唐的時候號稱『突厥』，十三世紀時，因要避蒙古民族的侵逼，由中亞細亞西遷，一八八八年由他們的酋長叫做鄂斯曼的，在小亞細亞建國，以回教為國教，後來拓地日廣，人種宗教漸形複雜，算到現在已經有了六七百年了。



都是奮發有為之王，兵鋒所至，除有一次敗於蒙古軍外，可謂所向無敵，版圖跨有歐洲東南部，亞洲西南部，以及非洲東北部，威權隆重，不可一世！這三百年（自十三世紀末葉至十六世紀中葉）歷史家稱為土耳其的發達時代。

我們中國百年來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喪師辱國，被賠款割地，被不平條約弄得焦頭爛額，不可謂不是倒

相同病，原來和我們的中國却有許多同病相憐的地方，這一點很使得記者決意做這篇文，貢獻於我國的同胞。為什麼說同病相憐呢？我們中國從前隆盛的時候，四夷進貢，拓地震威，在國際上很出過風頭的。土耳其從前也很出過風頭的，自一二八八年開國，至一五六六年蘇力曼大帝逝世，在此三百年中，歷君十世，

自一五六六年蘇力曼大帝逝世後，土耳其隨即由盛而衰，內則母后和宦官亂政，兵隊跋扈，賄賂政治盛行，蘇丹(回教國稱君主為蘇丹)腐化；外則飽受帝國主義者在政治經濟各方面的侵略，締結不平等條約，喪失一切特權，自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特別發達之後，土耳其更被各野心國認為待決的『近

祭朱君雨軒

滄波

本刊向來不載
范裏疋帶的祭文，
惟此文能顯露朱
君服務的美德，情
文兼至，舉人深思
，讀波君脫稿後見
示，亟以實本刊。

維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日時事新報同人，敬以庶羞清醴，致祭於同社朱君雨軒之靈曰：嗚呼！君之別同人而去也，於今蓋二十有八日矣，嗚呼！日，同人從君遊，問君疾，哭君死，送君喪，存問君之遺孤，今乃含淚掬誠，冀慰君靈於地下耶！夫人情不難於冒勞苦，而難於忘其人之別；不難於忠職守，而難於秉此美德，不自知其有無；君之從事於本社也，距今亦三年矣，知與不知，見君之惕勵而不聞君之嗟息，見君之勤勞而不察君之怨艾，見君之孟晉而未窺君稍存矜伐之心，不伎不求，安命盡心，古所稱大人者，惟君有焉。嗚呼！自君因病而離社，今且兩月矣，几硯依然，燈窗如故，而自君死之日，以迄於今，吾人入室而思故人，觸景遂萌遐想，惘惘之際，似有所失，哀樂異趣，遽難為懷，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嗟乎！人壽修短，有百年如旦暮，有轉瞬逾千載者，羸顛劉蹶，至於今茲，夷拓恒沙，墓門宿草，然其作人觀感之思者幾輩，垂諸久遠者又幾輩耶？君之生平，不必有特立獨行；君之襟抱性靈，不求為異人；乃君之親朋，哭君死而念君生者，千百人猶一心也。人事有變幻，陵谷有滄桑，而君之靈爽式憑，自長留於人間。君有知，當知修短之數，哀樂之思，皆無可假手於人為，則君之所以繫人感思於無窮者，不偶然矣。嗟嗟，君之生，無求於人世，君之死，永息於泉壤，別君而留者，此一人此世，迎君而歸者，彼土彼境，留行人止，無動於君之靈府，然而一行一止，一別一留，哭者幾人，痛者幾人！世變紛乘，國難猶亟，樹之風聲而為植強碩之基者，實有待於庸庸庸行之坊表，君無求於人世，而人世有求於君者實多，然則君之死，豈獨同人哭良友，家國喪英才已耶！君之靈輻，已過歸故里，君之室人挈其遺孤，猶留海上，將集同人之力，盡將護之責，撒手千載，此相見同年之幽明異境，從茲迥隔已耶！及此而已耶！魂其有知，歎今鑒臨，尚饗。

而難於秉此美德，不自知其有無；君之從事於本社也，距今亦三年矣，知與不知，見君之惕勵而不聞君之嗟息，見君之勤勞而不察君之怨艾，見君之孟晉而未窺君稍存矜伐之心，不伎不求，安命盡心，古所稱大人者，惟君有焉。嗚呼！自君因病而離社，今且兩月矣，几硯依然，燈窗如故，而自君死之日，以迄於今，吾人入室而思故人，觸景遂萌遐想，惘惘之際，似有所失，哀樂異趣，遽難為懷，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嗟乎！人壽修短，有百年如旦暮，有轉瞬逾千載者，羸顛劉蹶，至於今茲，夷拓恒沙，墓門宿草，然其作人觀感之思者幾輩，垂諸久遠者又幾輩耶？君之生平，不必有特立獨行；君之襟抱性靈，不求為異人；乃君之親朋，哭君死而念君生者，千百人猶一心也。人事有變幻，陵谷有滄桑，而君之靈爽式憑，自長留於人間。君有知，當知修短之數，哀樂之思，皆無可假手於人為，則君之所以繫人感思於無窮者，不偶然矣。嗟嗟，君之生，無求於人世，君之死，永息於泉壤，別君而留者，此一人此世，迎君而歸者，彼土彼境，留行人止，無動於君之靈府，然而一行一止，一別一留，哭者幾人，痛者幾人！世變紛乘，國難猶亟，樹之風聲而為植強碩之基者，實有待於庸庸庸行之坊表，君無求於人世，而人世有求於君者實多，然則君之死，豈獨同人哭良友，家國喪英才已耶！君之靈輻，已過歸故里，君之室人挈其遺孤，猶留海上，將集同人之力，盡將護之責，撒手千載，此相見同年之幽明異境，從茲迥隔已耶！及此而已耶！魂其有知，歎今鑒臨，尚饗。

東問題，『人人企圖染指，和他們所同時企圖染指的中國，所稱爲『遠東問題』也者，遙遙相對，自一五六六年至一九二〇年（即十六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葉）的四百年左右，歷史家稱爲土耳其的衰弱時代。

土耳其衰弱時代的末期，真是一塌糊塗——二十世紀初葉，（一九一四）歐戰爆發，土耳其當時與德國親善，加入同盟方面，結果完全失敗，一九一八年歐戰告終，土耳其與協約各國締結『摩德洛司休戰條約』，所受一切苛刻待遇，悉照戰敗國例：海軍全部交出，陸軍從速繳械，首都君士坦丁堡，以及各處要塞，一切交通機關，都要讓給聯軍自由管理並使用；同時協約各國隨即派兵直入君士坦丁堡，並先佔領土國各處要隘以及各處鐵路！

在此慘憺危亡的局面之下，土國民忍無可忍，卒於一九一九年五月，霹靂一聲，凱末爾率領他的國民黨同志在小亞細亞的埃爾新倫，正式豎起革命之旗，拚命奮鬥，把垂危的土耳其救了出來！寫到此處，我們要說到凱末爾的爲人和事業了。

凱末爾今年四十八歲了，他於一八八〇年生於巴爾

幹半島東北部的薩爾尼加，他的父親原是該處的一個關稅官吏，不幸他誕生未久，他的父親就逝世了，只剩下他和母親及一位姊姊相依爲命。後來姊姊嫁了，只剩下他的母親撫養他。這位名震宇內的凱末爾，他的身世原來也是孤苦零丁的。

他的母親看他漸漸的

大了，本想叫他去受回教

徒的教育，不過他自己從

小每看到街上走過的土國軍官，心

裏就非常愛慕，所以到了十四歲的

那一年，就進了薩羅尼加的陸軍預

備學校，那個時候因他天資聰穎，爲

研學勤奮，已有鶴立雞羣之概，爲

教師所愛重。他在陸軍預備學校畢

業後，便進摩拿斯提的軍官學校，

在該校畢業後又進了君士坦丁堡的

軍事大學。當時正是土國專制魔王

哈密德第二當國時代，僱用大批偵

探，撲滅國內的自由思想。其實自

由思想只可因勢利導，倘只是橫蠻

答復一封嚴厲責備的信
十月三十日我們接到下面的
信封：一封：

加謾罵？何其恕於此而刻於彼，得毋以秦君是上海商界要人，周君一區區錢店夥友耶？

秦女士現在是大學女學士，當然是不願與那微

薪的夥友結婚，而且我承認也是對的，不過我們再研究一下，秦女士今日的

地位並不是出於自己的努力，而是要靠她父親的雪

白大洋，假使周君的父親要不是這樣早死，也許現在得了外國博士也未可知

，如果異地而處，我恐怕秦女士現在雖欲求三十元的夥友而不可得。這種不

可抵抗的災害，我們正要替弱者表一同情。

噫！貴刊的態度我恍然了，是建築在資本家殘

羹冷飯之上，秦君是資本家，而且是捐了錢的一個，所以替他辯護，是應盡的義務，除此以外我找

而沒有聲辯一句，即使如貴刊所說，周君是貪『富』慕『勢』，是不應有的行爲，那末秦君當時把一個四歲的女兒當禮品去巴結

周星章，是不是貪『富』慕『勢』？現在因爲周星章的提拔，做了面團團的富翁，就視

故人遺孤反眼若不相識，何以貴刊對於秦君，加獎他還能補過

，而對於周君，就大

團結努力

誓雪國恥

年幼

他於一八八〇年生於巴爾

不出第二點理由來。

我很慎重的聲明一句，這封信我願負責任，請貴刊發表，并見復。此祝撰安。

賀鐵僧白。十月十七日。

通信處南京革命軍日報社編輯部

我與秦周二君都不相識，毫無愛憎。

我這封信寫就後，我的愛人對我說，你何不省四分郵票，將來付去的結果，貴刊一定是以不昧的辦法處置，如果真不出她所預料，那末更證實貴刊的勢利了。

鐵僧附白

復的編者

我們對於此事以及相類情形的基本主張很簡單明瞭。在五十期裏已經說過，就是『未得女子本人同意的婚約，如她不願，不應該強她履行。』我們以為在這種情形之下，倘若女子提出解約，做男子的便應該爽快快的答應，不應該有意留難。這是我們主張的焦點，無論男女兩方或貧或富，或賤或貴，我們都是一貫的這樣主張。合於這個主張的，無論什麼人，我們都贊成；妨礙這個主張的，無論什麼人我們都反對。我們現在根據這個焦點，就賀君的來信分條答復如左：

(一)我們上面所說的是我們對於此類事情的基本主張，不但對於秦女士的解約這樣主張，就是對於其他女子要解除未得本人同意的婚約，無論她是貧富貴賤，我們都是這樣主張。我們這樣的主張，在本刊上實屢見不一見，凡是看過本刊的人所共見的，並不是因為秦女士是秦潤卿的女兒我們纔這樣說的。

(二)周永源君要『延期』，法庭判決解約後要『上訴』，他是否『不肯放手』？秦女士既聲明不愛他，婚約本又未得她的同意，他竟『不肯放手』，是否『強拉着一個心裏不愛他的女子不肯放手』？這是事實問題，用不着他自己說了纔算數的。我們不滿意於他，不是不滿意於他登報『使大家知道秦潤卿是一個道地的勢利小人』，是不滿意於他不肯讓女士解約。這種事情，無論什麼人，我們都要反對的，並不是因為『周君一區區錢店夥友』我們纔反對的。

(三)至於周永源貪『勢』云云，我們也是就事實立論，如果他貪勢，一方面儘管大罵秦潤卿，一方面儘管宣言不要他的女兒，用不着『延期』，也用不着『上訴』。這一點在五十一期還有說明，請參看。

雋永語

不但你

妻：當我們結婚的時候，我以為你是一個勇敢的人。
夫：不但你，有許多人都以為我在未結婚以前是一個勇敢的人。

(四)『秦君當時把一個四歲的女兒當禮品去巴結周星章』，賀君反對，我們也斥秦的行爲野蠻，何嘗替他『辯護』？不過他錯了之後，如要強迫他的女兒遵守她所未同意的婚約，那是我們所反對的。做老子的人，能任女兒把她的所未同意的婚約取消，無論什麼人，我們都認爲是對的，並非因他是秦潤卿我們纔這樣說的。他把四歲的女兒做禮物，這當然是卑鄙的行爲；不過『把四歲的女兒做禮物』是一事，『能任女兒把她的所未同意的婚約取消』又是一事，並未同意的婚約取消』又是卑鄙的，我們不能因爲前一事是卑鄙的，就一定可以說後一事也是卑鄙的。

(五)秦女士我們是不認識的，她爲人如何，是否女學士，我們都不知這。不過我們認爲她的婚約既未經她的同意，她有提出解約的權利。無論她的父親有『雪白大洋』也好，沒有也好，她對此事總有這個權利，不能因爲她的老子錯了，就剝奪她的這種權利，不但秦女士，凡是女子，無論她貧富貴賤，都有這個權利；無論她們的老子好壞，她們都有這個權利。

(六)秦潤卿是否够得上稱資本家，我們不知道，不過他既不是本社社員，也未嘗『捐了錢』，本刊更沒有受過他的『殘羹冷飯』，也不認識他，不過就事論事而已。

(七)個人要經濟獨立，纔配講自由，刊物也是如此。本刊蒙社會不棄，銷數激增，廣告湧進，不但出入能相抵，且可有贏餘以爲改進本刊之用，這是一個經濟獨立的刊物，有自由精神的刊物。賀君的『恍然了』是在誤會，如再不相信，我們歡迎來實際考查，因爲我們的經濟是公開的。

(八)最後編者還要附帶說幾句話。本刊對於社會問題，不過本良心的主張，有所論列，以供社會參考，不是要強人與己同，如有就事實加以指正

的，極願虛心承受，決不存
諱短之意。賀君的嚴厲責備
未嘗不出於愛護本刊的好意
，這是我們要謝謝他的，不
過他字裏行間，顯然有不信
任編者人格的意思。編者所
敢老實奉告賀君的，就是我
深信沒有氣骨的人不配主持
有價值的刊物，區區既忝主
本刊筆政，我的態度是頭可
殺而我的良心主張，我的言
論自由，我的編輯主權，是

斷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個
人所屈伏的。就是千萬個
秦潤卿，千萬倍於秦潤卿
的「要人」，也不能動我
分毫。要具有「刀鋸鼎鑊
非所敢避」的決心，纔配
主持有價值的刊物。編輯
可不幹，此志不肯屈。至
於本刊的方針和態度，請
參看本期「生活週刊」究竟
是誰的？」一文，更可知
瞭。

有趣味的 紀事

一位英國女士與孫先生 的婚姻(四十五)

鄒恩潤譯述

孫欽露和愛翹女士排除種種困難而自由訂婚之後，
引起各方面的反對，史諾爵士力勸愛翹女士解約，既屬
無效，又力勸孫欽露解約，對孫舉出種種不可解約的
理由，從東西民族習俗性格的差異，一直說到宗教的迥
異，孫欽露逐段駁回，始終不為所動，史諾爵士勸到這
個地方，見宗教的理由既不能動他分毫，也只得乘風轉
舵的說道：「其實彼此宗教的迥異還不是這件婚事的主
要障礙，我所要知道的還有一件事，就是你娶了一位英
國女子做妻子，你想帶她到中國去嗎？」
孫欽露答道：「我對這一層也曾經細細的想過一番
，我的意思，目前不帶她回到中國去，因為這個時期

在目前還未成熟，不過我想可以
帶她回到中國去的時期並不甚遠
。」
史諾：「我也以為這種時期
未成熟。」

孫：「我的志願是要回到中
國去過我的生活，做我的事業，
並不是要想終身在外國的，所以
我要帶她回到中國去是當然的一
件事，不過時間問題而已。有一
天我曾經把這個意思告訴過愛翹
，並且問她情願不情願跟我一同
到中國去。」

史諾：「她的答語，你可以
不必告訴我，我已經猜得着。」

孫：「我也想你當然猜得着

史諾：「她此時未到過中國
，不知中國的生活狀況究竟怎樣
，當然樣樣首肯，我深信她將來
到了中國之後，一定覺得不免種
種的苦楚，一定覺得精神上有種
種的苦楚，東方不是不可享受愉
快生活的地方，不過要西方女子
嫁與西方男子，一同到東方去，
纔能愉快，若嫁與東方男子一同
到東方去，情形便不同了。」
孫：「我以為這不是人的問

題，是環境的問題，在目前
中國的環境也許有許多不滿
人意的地方，但是現在天天
在那裏進步，不久必能有很
大的改良，我打算在目前不
帶她到中國去，也是這個緣
故。我以為我們倆的新家庭
，在目前可暫在英國，我雖
須往中國做我的事情，但交
通尚屬便利，我可時常來來
往往。」

史諾：「這樣辦法，恐
怕消費過鉅，在你的方面未
免犧牲太大罷！」

孫：「費用方面雖不免
較大，精神方面雖不免較勞
，但是因她是我的唯一的心愛
的人，雖以天下之大不吾易
，這些許犧牲，算不了一回
事。」

史諾爵士見孫欽露真像
鐵石心腸，這樣勸他不動，
那樣勸他又不動，倒也弄得
無可如何，談了許多時候，
還是一場無結果！
停一會兒，史諾爵士走
近一張桌邊，開了一個本來
鎖好的抽屜，取出一個橢圓

形象牙小架子鎖着的東
西，拿到孫欽露面前，
一隻手附着孫的肩上，
對他說道：「這個肖像
自從到我手裏之後，只
有我一個人看見過。」
說完之後，他就把這個
肖像交給孫欽露看看，
孫欽露仔細把那個
肖像一看，看見上面是
一位很美麗的中國女子
，他再細細的一相，忽
然說道：「這是我的母
親！」

史諾爵士一面走向
他所坐的椅子，一面慢
慢的答道：「不是！這
不是你的母親，是你母
親的姊姊。她的名字叫
做蓮馨。」

孫：「啊！她是尼
姑！」

史諾：「我認識她
的時候，她還未做尼姑
。」史諾和這位女子倒
底有何關係，和孫的婚
事又有什麼相干，且聽
下回分解。

譯餘閒談 一個人無所愛則已，誠有所愛，不可沒有自我犧牲的精神，慈母之愛子是世界上最誠摯的一種愛，她的爲子犧牲的精神如何！

一個人對於戀人的愛倘若是真的，也應該有這種精神，所以但知自私自利的人說不到真正的愛。

讀者信箱

本欄所發表的來信內容，全由投稿者負責。 編者。

不是軍閥的兒子舅子

清華大學的真相

夏堅白

記者先生：讀了四十一期生活週刊，良心逼着我拋開了課本，來向先生說一聲，『真的嗎？』所根據密勒氏評論報的話是不確的，我是清華大學的學生，來此已經三年了，明年勢將離開了。比較上我知道得清楚些，所以不得不借貴刊來弄一個明白，因爲貴刊是代表輿論的有力量刊物，在這種境地裏還誤會清華，其他各界可想而知了，我是清華的學生，當然不忍坐視的。

清華是國恥的產物，我們提到了該痛心的，牠以前是專辦留美預備的學校，自民國十四年以後添開大學部和研究院，牠希望不再造就留美的學生了，但決心爲中華民國造就領袖人材，那時我們進來了，我們都親自寫過入學志願書，說我們是與留美沒有關係的，我們是反對無條件的保送出洋的？

去年國民革命軍定都在南京之後，張作霖盤據北京的時候，有一部預備留美的同學很想沒有畢業之

前就出洋，我們大學部的同學覺得不對，因爲爲了少數人而來動用清華的基金，是說不過去的，并且出洋不是求銜頭的，所以極力的反對。自從北京成了北平，我們覺得清華光大的時期到了，於是就組織了校務改進會，討論改進的計略，等到七月又發表了對於校長人選的宣言，并立定了標準，這點在宣言內說得很明白，我們所要求的校長只要學問深博，黨內忠實而有功績的學者，我們希望他來改革清華，發展清華，我們絕對不歡迎他爲校長而來做校長，故羅氏任命的消息出來後，我們就派代表往南京去看他，問他做校長有什麼計劃，我們不是盲目去歡迎，我們更絕對沒有條件！什麼免考送至美國，絕對沒有的。

清華現在有學生五百十八人，教職員百餘人，工役百餘，同密勒氏評論報說的完全不對，我們不願意做少爺，我們并且積極反對的，我們不是軍閥，買辦，省長，官僚的兒子，我們是四鄉來的窮小子，我們常常爲了沒有錢付廚房，要使廚房聲稱取行李抵押！我住宿的宿舍是三院，總共二百多學生，工役共有六位，擔任房內的灑掃，先生！我們每人沒有二位工役跟在後面！像當時行軍官的護士！現在全校實行軍事訓練了，一律穿小兵的制服了！

社會的人們一聽見清華，常常會連想到高貴，先生！這是錯了，現在的清華大學不是從前的清華學校了！現在的學生不是軍閥的兒子

，舅子，姨太太的阿弟了！他們是平民，他們了清華，只想滿足智識的慾望，不是靠來牠到外國去混混，弄一個做官發財的門徑！我們是念完四年本科的功課就得走的，外國麵包不想吃，不願吃！至考上了全國公開留學試驗，那是另一件事，順祝進步。

夏堅白上，十月二十日午後二時，
清華三院九十六號。

我們收到這封信後，又接到清華大學學生會十月二十五日來信，也是申明密勒氏評論報所傳之不確，本刊因限於篇幅，既將夏君的信登出來以明真相，學生會的信不再登出，附此道歉。 編者

頭大身短的丈夫

曹振邦

主筆先生：我鄰有一女子，名蘭香，學識雖不豐富，態度却很活潑伶俐，自幼由她的父母許字某氏子，在去年已成禮了，她的丈夫本是一個之無不識，皮膚黃腫，體樣不稱，（頭大身短）毫無少年活潑氣象的人，所以她對於她的丈夫，好像同木石相處，絕沒有感情可言，她的丈夫還時常拿一種專制壓迫力來壓迫她，她處在這種環境中，覺得人生趣味毫無，便生了一種脫離塵世的思想，因於前日逃往某處尼姑庵中，想用